

织锦集

何 为



織 錦 集

何 为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織 錦 集

著 作 者 何 为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1/8 字数：67,000

1962年1月第1版

196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878

定价：(八)0.34元

內 容 提 要

《織錦集》共收入散文十八篇，分为三輯，是从作者历年来所发表的散文中精选出来的。《第二次考試》、《青春》、《暑假紀事》、《远方呼声》、《祝福远航的水手》、《最初的帶路人》六篇，系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第二次考試》一书，其余十二篇則未收入专集出版过。

这些散文，大半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新的人物和新的社会风尚的素描和速写，也有对一些难忘的、值得记忆的故人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生活的某些感触。作品的文字洗炼，感情真挚，写人、写景、叙事，抒情溶为一体，构成作品的艺术特色。

目 次

千佛山上的小树	1
水乡吟	8
小城大街	17
石匠	22
樱花之忆	27
两姊妹	32
第二次考试	36
青春	41
暑假纪事	47
远方呼声	54
民兵故事	59
全家乐	65
榕城赋	72
节日	78
祝福远航的水手	82

最初的带路人 ····· 86

大地的女儿 ····· 92

竹笛和花灯 ····· 102

老木匠的竹笛 ····· 102

花灯和八音闹钟 ····· 105

生活教科书 ····· 108

音乐会 ····· 113

少年游 ····· 116

第一号褒状 ····· 120

后记 ····· 124

千佛山上的小树

我們剛剛踏上石磴拾級登山，田野上空突然阴云四合，一股旋风挟着灰沙和树叶猛地吹起，在脚下飞舞打轉，也許不到山巔馬上就会遇到一場陣雨，我不由站在山徑上躊躇起来了。

我的小伙伴却全然不在乎由于天气变化給人带来的顾虑，甚至不将商量的余地留給我，就象脱弦而出的飞矢一般穿梭而去，一奔就奔得老远老远，隱沒在千佛山上参差差錯錯落落的林木杂草中間。只有那一角鮮亮耀眼的紅領巾，远远望去宛如一朵跳跃的大紅花，时或隱現在葱翠欲滴的新綠丛中。

这个十岁模样的四年級小学生，是我在路上偶然邂逅的旅伴。几分钟前，我随手在道旁撿起一根松枝作为登山的拐杖，行近山脚下，无意中瞥見一个結实伶俐的男孩子，正在寻找着什么，不由引起我的注目。湊近一看，原来他拿着一柄竹制的蝇拍正忙着找蒼蝇。随身还携带了一只小紙盒，看来是专为装蒼蝇用的。

这是春末夏初一个星期日的黄昏。看样子这孩子即使在出游的时候也没有忘记除四害的任务，并且是那样认真严肃地寻找着他的猎物。看见有人走近前来，他于是站定了身子，缩了缩小翘鼻子，张开嘴高兴地笑起来。哦，还缺了一个大门牙！

“只捉到三只！叔叔！”他对着我大声地说：“山上蒼蝇还要少，蒼蝇都快叫我們打光了。不过山上和尚寺院的供桌上，可能还能打到几只。”

当他听说我这个从外省来的旅客还是第一次来到这裡，他就自告奋勇地愿意担任我的向导，于是我们就结伴同行。不料才一上路，这个小向导却又顾自己飞奔向前——孩子终究是孩子，我想。

“叔叔！”没想到声音就在我耳边。

我一怔。原来他尽管奔来跑去忙个不停，却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职责。他引领着我，告诉我山上种种变迁，时时回头招呼我，儼然就是这一座大山的小主人。

十年前，驻扎在这片土地上的国民党敗軍潰退时濫施砍伐的結果，几乎把滿山葱蘢的林木破坏无遺。蔓草丛生，荒蕪不堪。狐狸和豺狼經常出沒其間，野兔更是成群結队到处为家。解放后的千佛山也恢复了生机，不到十年，山上山下山前山后密密层层的小树秧子蔚然成林，而那些带着刀疤和斧痕的暴虐印記的树桩，則似乎早已

不復可見了。

我們披着滿山綠意一口气就攀登了好長一段山程。很快我們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的小向导是个十分健談的小家伙。他的社會活動很多，一個人身兼數職：捕蠅隊隊員，打麻雀突擊隊隊員，還有護林小組組長等等。最近，他們學校里的少先隊員決定全體捐獻一座紅領巾水電站，為建設祖國獻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平均每個孩子分擔三毛錢。

“這三毛錢可不作興向爸爸媽媽要的！要靠我們課餘勞動掙來才算數！”他向我說明，一面睜大眼睛，處處留神，對他的獵物一點也不放鬆。

我奇怪起來，他到底有多大本領能掙到這三毛錢呢？

“喔！有的同學專愛撿破銅爛鐵一類東西，麻繩頭本來只有五分半一兩，現在要值一毛七了。有的同學力氣大，幫人推車到山上去，每次也有一分二分；女同學到山上去挖野菜，每天給家里省下三分五分菜錢積攢起來；我們班上有個同學上山拾野棗核，一斤棗核可換八毛錢，他提早超額完成了任務，還給自己買了一本《我的一家》；我準備上山拾木柴，星期日到發電站去撿煤屑……”

總之，在這個十歲的孩子眼中，大地上沒有一件東西是可以任意廢棄的。沒有一樣東西是廢物！

“老师說增产节约就靠一点一滴做起，你說是嗎，叔叔？”

他轉过身把可爱的小翘鼻子对着我，突然出其不意地問道：

“叔叔，你小时候也除四害嗎？你們也植树、也种向日葵嗎？你們也捐献紅領巾水电站嗎？”

我哑然。我的孩子！你正如道旁剛剛抽出星星点点嫩芽的幼小的树，一生下来就植根在社会主义土壤里，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呼吸着社会主义的空气，你是幸福的，幸福的！不要让那些旧时代的梦魇糾纏你吧，而且我又怎么向你說得清楚呢？

幸而頃刻之間一陣驟雨把我从一連串問題中解圍出来了。这一場搖山撼林的疾风迅雨，我是一上山时就有些担忧的，現在果真象瀑布一般冲刷而下的时候，反而成为受人欢迎的陣雨了。不妨就近找个避雨的場所吧。好在这时候我們离开半山腰的兴园禪寺还不远，那个富有經驗的除四害突击队员确实也从菩薩的供桌前俘获了一点战果，不妨回头去暫時避一下雨再走也不迟。

可是我的小向导不唯沒有停步，反而拔脚飞跑直冲上山，似乎受了大雨热情的召喚，迫不及待地要到山巔上去报到一样。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使他那么着急呢？我感到納悶，几乎还不及发問，他却一轉眼就在雨水模糊的

山徑中消失了。

大雨織成了一張密匝匝的水網，漫山遍野地復蓋下來，把整個千佛山都置于水氣氤氳之下。雨腳縱情地在滿山叢林間奔騰。樹脂濕潤的清香滿布山谷。到處是流水的歌唱。等到陣雨過去，磁青色的晴空一角漸漸從密雲間隙露出臉來，放眼四顧，一片雨後新綠使人心曠神怡，胸懷大暢。

大概由於這個小旅伴的激勵罷，我也不甘示弱，竟然也一鼓作氣跌跌仆仆攀登泥滑的山徑，直向千佛山的山巔進發。

這座千佛山如果同山東省有名的泰山比較起來，不啻是小巫之見大巫，其實是不能算怎麼高的，初次站在山腳下仰首高瞻，甚至連我也不會把它放在眼里。及至人在山中，登高致遠，卻又感到明明就在頭上的山嶺，却始終是相隔遙遙地可望而不可即。走完了一段山程，前面又是一段山程。越是走不到頭，也就越發使人想更上一層樓。此外，我非要登臨山巔不可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探探我那個小向导的行踪。孩子終究是孩子，我又這樣想。

終於登上了千佛山之巔！

一只山鷹猛鷺地在高空忽上忽下旋轉着圈子，把它、逍遙自在的姿勢描繪在天際——天色已完全開朗了。強

勁的清新的山風迎面吹來，好風，彷彿是給不辭流汗淋雨登高而來的爬山旅行者的一種鼓舞。我剛剛來得及喘過一口氣，前面山頂上的一個動人的景象驀地映入我的眼睛，深深攫住了我的心。

在這座千佛山頂點一塊小小的平地上，一個滿身泥污的孩子正在全神貫注地把一株小樹苗從土坑中扶立起來，又把樹旁的支柱也撐直了。這株細弱柔嫩的小樹秧子因為剛才一場暴雨的襲擊，系在樹身周圍的四條繩索幾乎全被大風沖散，樹干歪歪斜斜地差一點委身在土色猶新的泥地上；現在經過這個孩子細心的處理又完全挺直了，重新擺舞着柔軟的身腰，娉娉婷婷地兀立在風中。

小樹的梢頭上晾着一條被大雨打濕的紅領巾，一塊惹人注目的紅布迎風招展，象是一方小小的勝利的旗幟。

孩子几乎是溫柔地靠着小樹身旁依偎了一會。這就是我的小嚮導。看來為了急於上山保護樹苗在途中滑了一跤，跌得一身是泥，象個可愛的泥娃娃。

“叔叔快來呀！”他快樂地大聲叫喊，張開缺了一個大門牙的小嘴放聲大笑：“叔叔！快來看我們班上種的小樹苗，三天前在這兒種的！瞧，這山頂上四處都是我們種的小樹苗！”

隨着他的小手指望去，在這一帶山壑里的碎石沙地上，一株株天真無邪的稚氣的馬尾松樹苗微微臨風搖擺，

它們是生長在高山上群集嬉戲的兒童。

我們並排站在山巔上。勝景在望。山下一幢幢紅磚蓋成的嶄新樓屋向遠方伸展開去。城內老殘先生的舊游地大明湖隱約可見，湖水貼着地平綫燦然如同一面明鏡。從山下的工學院還是農學院的擴音機里播送出來的大躍進時代的聲音，在傍晚的田野上飄浮，一種愉快的，激悅的，令人奮起的回響充溢了整個宇宙。暮靄四起，慢慢地一抹絳紫色夕陽染紅了濟南城。

1959年3月

水 乡 吟

那一天清早，我从定海搭第一班长途汽车赶到沈家门，准备到那里立刻转乘早上六点钟的机轮到普陀山去。汽车误了点，从车站穿过镇上大街，又走了弯路。好容易来到渔港码头，只差几分钟——渡轮刚刚离岸而去，还听得见群山环抱中的汽笛声，还能看见一缕淡淡的煤烟，渐渐消失在桅樯丛集如古代水寨的港湾外，我站在岸上有些惆怅。

这是每天直放普陀山仅有的一班机轮，失去了这可贵的班期，势必要等到明天才能启程。且不说这计划以外的一天时间该如何安排，重要的是，按照我的预定日程，至迟在今天必须赶到目的地。我想或者会有其他不定期的航船可以渡海，然而一时却又不知到哪里去问讯。

啊，自从那年暮春三月离别后，整整三十年或竟三十一年过去了。我想也许会在不经意中遇见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在高低起伏的青石板道上发现逝去的踪迹，从那些累累巨石砌成的屋基上唤起昔日的回忆。但我已经不

可能再找到記憶中的任何陈迹。

我还記得早年住过一时的沈家門，只是一个沉淪在賭博、酗酒和毆打之中的漁鎮。如果当时也有过所謂“繁荣”的时候，那也只是建筑在漁民血汗上的假象罢了。世世代代苦难的漁民，僥幸不葬身海底，出海打魚归来，也必被魚行老板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剝削和层层勒索压榨得难以为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漁民离不开大海，而大海只給他們带来眼泪和叹息。这不是海的过失，这是反动統治者的罪状。虽然我离开这地方許多年，还是常常想起它，每次想起它，又总是伴随着童年时代沉重的記憶。

但我已經不可能再找到記憶中的任何陈迹。

夏天的太阳早已在这丛山拱立的漁港里升起来了。港灣里，千百張白色和褐色的风帆，宛如千百只巨鷹張翅待飞，千百根酱黄色的桅杆聳然林立，一眼望去，密密层层地仿佛全都糾纏在一起，却又显示它的疏落有致排列成行。要是赶上漁汛旺季，来自沿海岸各地的数千艘漁船都聚集在这里，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龐大的船队，这整个漁港該是怎样一个喧騰的水上世界呀！

我离开渡輪碼頭，循着沿港馬路信步走去。一条解放后全部翻修过的新石板道伸展在我前面。鎮上商店櫛比，門庭若市，漁民們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到处是喧鬧的

声音——从富足和兴旺的生活里发出来的声音。在五花八門为漁业生产服务的店鋪外面，有不少妇女和孩子三三两两当街編織魚网。网太长太寬，往往一張新网复盖半条小巷，象一片輕舒的云彩飄浮在石板道上。

当我走遍全鎮，才发现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这种云片似的大魚网。有几条大道上，几乎滿街是网。从一張魚网里，人們可以想象滿綴水珠的网眼中千万条大魚鮮蹦活跳，魚鳞閃耀着灿然的銀光。一張魚网預告丰饒的收获和远航的胜利。一張魚网包含了漁民的多少希望呀。我走在路上，不止一次停下来駐足旁觀，看着織网人手指間的竹梭熟练地飞舞，如同配着舞曲伴奏一般富有韵律，不由得激起滿腔喜悅和一种欢忭的期待。

最后我登上一个微微傾斜的山岡。越过一大片黑瓦接牒的屋頂，俯瞰全鎮，鎮前半壁环山的漁港里船群云集，在一列狹仄的海峽出口处，一面銜接魯家峙，另一面遙遙相对的就是普陀山。海风一陣一陣迎面吹来，带着淡淡的盐味和魚腥气息包裹着我，一种清新的快意流遍全身，即使在这炎炎的盛夏都感到遍体生凉。我終於呼吸到渴望了多年的真正漁港的空气，情不自禁張开双臂深深呼吸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我看見斜坡上有五六个孩子。他們坐在一树濃蔭里。最大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

五六岁模样。有的坐在小竹凳上，有的坐在大石块上，有的就席地而坐。他们并不是在做任何游戏，圍在他們中間的是一張大魚网，魚网长长的邊緣鋪在树蔭以外的坡道上。除了最小的孩子，好几只小手指都拿着竹梭，忙不迭地忽上忽下穿着密密的网眼。

只听见那个最大的孩子有声有色地讲道：

“紅軍决定要爬老山界，山上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那山崖上又高又陡，两边只有一尺多寬，垂直的石梯子跟地面快成了九十度——看，九十度就是这个样子——几匹馬剛剛上路，蹄子站不稳，就这样連翻帶滾骨嘟嘟摔到崖底去了！”

最小的孩子忽然插了一句：

“那些馬都摔死了嗎？”

用紅头绳扎着两条小发辮的小女孩悄声說：

“你听着就是！水生哥，你快讲，紅軍全过了老山界是嗎？”

水生坐在竹凳上很懂事的点了点头。他把紅軍如何走过雷公岩那一段讲得惊險万状，自然这是他从书上看到的，也有不少是他的發揮和“加工”。他頓了頓，繼續說下去：

“紅軍又冷、又餓、又困，可是第二天，队伍全都过了老山界。要知道，革命的軍隊沒有翻不过的高山！这座